



“有关国际金融体系，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机制”项目：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合作

纽约卡内基公司
金融服务志愿团

报告员有关“第二届研讨会”项目的报告
柏林市，德国
2015年06月27-29日

2015年06月27-29日在德国柏林举行了纽约卡内基公司/金融服务志愿团（FSVC）第二届研讨会，有关国际金融体系，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机制”项目：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合作。

来自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参与者聚同了，为了进行三天的当前主题公开讨论。这是该项目的第二次和最后一次的研讨会，2014年6月在香港举行的研讨会之后。在柏林参加的大部分，也存在于香港，就给了讨论必要的连贯性。与此同时，几个新成员还能够参观了，提供了新鲜的评估，并向该组给予了某些多样性。

柏林研讨会由献给约翰·斯坦布鲁纳博士（*John Steinbruner*），并从纪念该项目的负责人开始，2015年年初他过早地去世。斯坦布鲁纳博士（*Shtaynbruner*）是纽约卡内基公司/金融服务志愿团（FSVC）几个项目的激励者和主动力。斯坦布鲁纳博士（*Shtaynbruner*）捍卫了这些项目的目标和重要性，具体说来，他特别强调了开放和坦诚的讨论原则，战略思想的重要性，跨学科的方法。柏林研讨会的许多与会者指出了，就是斯坦布鲁纳博士（*Shtaynbruner*）激发了他们参加这些研讨会，以及使他们重新评估意见和进一步发展思考。斯坦布鲁纳博士（*Shtaynbruner*）的参与不能被夸大，我们离不开他，但他将继续为纽约卡内基公司/金融服务志愿团（FSVC）是激励者和榜样。

世界背景

柏林讨论会时，常讨论的主题是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同一时间出现的问题。非常重要问题和看似棘手的问题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他们寻找适当的答案和解决方案的数量相对滞后。这些问题是相互叠加，这使得它们更难以解决。

下面是一些讨论的主要挑战：

- (1) 传统安全挑战，包括大多数乌克兰冻结的冲突和中国在中国南海更积极和自信的行为。
- (2) 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升级，中东地区所谓的“伊斯兰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 (3) 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可靠性，包括希腊对欧盟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挑战，以及对中国金融体系越来越大的关注。

- (4) 因新技术引起的挑战及其可能用于恶意目的。网络安全已成为日益关注的问题，需要全球的解决方案。
- (5) 快速增长地迁移难民也变成了光显著的问题，来自北非和中东地区迁移到欧。
- (6) 气候变化及其日益明显的全球和当地的影响。
- (7) 世界各地政治领导层的错误，但特别是在西方，那里有明显不满的感觉因被认为无效的领导。
- (8) 社会经济动态，包括西部的富裕国家，其中工资停滞的“高收入陷阱”和发展的不平等现象产生的焦虑和疏离感。

国际体系和全球安全场所

由于对国际情况的与会者的关注，在单独的会议专题讨论会进行了讨论国际形势的变化。下面是一些国际体系和全球安全上讨论的重要议题。

- (1) 全球监管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管理这种复杂的结构似乎有问题，无论是在各个国家还是世界各地。
- (2) 在世界上的监管缺乏规范和制度（基础设施）。一些与会者对全球治理改善指出了投资的缺乏，同时也认识到实施这些投资的复杂性。其他与会者指出，国际机构的优势和劣势都可以讨论，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全球性能开展集体行动的机构或协调获得所有全球性的问题。例如，“全球投资公司”或“全球网络安全的制度”不存在。
- (3) 当讨论国际系统和全球安全问题时，区分问题和条件是重要的。条件不能决定或改变，但是，可以适于并且可以被操纵。潜在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同的国家会考虑类似的情况，无论作为一个问题，或者作为条件。恐怖主义是否是条件？普京总统是否是问题？
- (4) 世界安全的平衡不断落空，并且没有大量良好的趋势。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都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其中有三个重点四个由纽约卡内基公司/金融服务志愿团（FSVC）项目中研究的国家：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种趋势不仅限于这些国家，因为还有一些主要参与者，就是沙特，伊朗和日本，这些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趋势。
- (5)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减弱。有许多国家，包括世界主要强国越来越多离强劲和可持续的组织疏远，有利于大多数情境合作。因此，从许多观察家的角度来看，一些领先组织的相对作用和重要性，如联合国，继续下降。

- (6) 该运动旨在取代现有的国际组织和网络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有竞争力的态度。大国以维护自己的权力谋求建立自己的区域组织，并建立了自己的支持基础。例如，中国正在亚洲建设着一些组织，无论是在经济或政治领域。另一个例子是俄罗斯联邦，已经将自己定位为欧亚经济联盟的中心。
- (7) 当今世界可谓是多式的，而不是多极化的。大国围绕越来越多的区域组织和协议。但是这些国家之间连一个国家也没有功能模型不或者足够的说服力迫使接受条件和气势的结果，即使其同事在周边。
- (8) 世界是多模态，但趋势是许多大国寻求建立一个单极的地区，为了成为主导地位，最好有专有权在走廊框架内的使用武力。这可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动看出，或中国在中国南海的拓展。
- (9) 越来越多地由大国主导的小国，希望看到美国在区域政策方面的参与，作为“离岸”的超级大国。这是助长了美国自信和强烈的外交政策，并创造了为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条件，如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冲突情况。
- (10) 这日益严重的异质性在国际舞台上的另一个方面是一个小国可以以解决具体问题“在柜台上选择”领导人。例如，这样的国家可以在全球超级大国如美国霸主或者他们区域其他任何国家或最近其对任何特定主题的立场之间进行选择。
- (11) 针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问题可以成为破坏性或暗害的力量。例如，气候变化已成为中东的领导者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主题对非洲的地缘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北极地区的积极活动是另一个例子，如何气候变化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大国行为。在未来的几年和几十年，在（全球）安全方面看来，我们将看到气候变化越来越多。
- (12) 最近，在讨论安全问题再次出现使用核武器的主题。多敢是核威胁在世界各地不断增长，而且这种趋势是非常危险的。
- (13) 在特定的情况下，合作/交易内仍然是有效的。这尤其适用于在危机事件中的快速反应，即使这种行为往往是在新的挑战面前太慢。这在一些重大危机和全球问题领域的今天，如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平衡，希腊债务危机，已连续几年给欧盟负责政治决定的机关带了不少麻烦，以及延迟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反应。
- (14) 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复杂的，多层次的，各种合作伙伴参与的游戏，以及各种专用领域（学科）不同游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作出决定，并签订协议，这意味着关系增加了复杂的性质。这种情况也表明，所需的结果越来越难以预测，并更难实现。
- (15) 最近的发展表明，对于一些国家想法比具体利益一样重要。2014年在香港纽约卡内基公司/金融服务志愿团（FSVC）的讨论会讨论了，思想不是死的，而事实

上，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基于民族自决权的政治复兴时期。宗教和种族的意见和前景，以及国家或文化排他性的要求，为大量积极和侵略的组织 and 行为者（参与者）在国际舞台上出现打下基础。

- (16) 有一个在非国家行为体的存在日益严重的问题。问题是最清楚地看到的，例如，某些球员在伊斯兰世界中加强的作用。而所谓的“伊斯兰国”不承认作为一个国家，它占地广袤的领土，并表示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抱负。这不仅仅是一个恐怖网络，然而，国际社会还没有给予精确的定义伊斯兰国是什么，并制定出一个明确对付可怕的威胁的机制。多数地区和国际行为体，不过，一致承认“伊斯兰国”所带来的威胁，一些与会者指出了，这些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很可能不得不有助于“伊斯兰国”的繁荣。
- (17) 在这种情况下，合作被看作是一个西方的举措，人们更关注所谓的“强制外交”。这样西方的制裁如何可以被视为公平或合理？
- (18) 在国际关系中缺乏的信心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有一些国家都越来越不愿意承担他们的政治信仰，从而增加国际体系中的紧张局势。
- (19) 非国家结构的重要性，如民间社会机构，这四个国家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发展。这些民间社会机构可以塑造观念，并提供了交流思想的平台，往往是一个平衡观点的来源，即使在危机时期。

世界（全球）金融体系

在柏林讨论会热烈地讨论了国际金融体系和市场的当前状态。虽然与国际体系的分析为一体的许多研究结果重叠，已经发出了相关金融方面的当前力量对比的具体意见。

- 全球金融体系现在比 2008 -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更加稳定。虽然这个系统似乎可以应答将不再出现的挑战。现已开发的工具旨在解决此前的金融危机，不是未来危机的问题。尽管过去的危机已经在西方国家出现和要求西方的决定，未来的危机可能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新的工具来克服这些困难。
- 此外，一些工具来克服过去的金融危机不再可用。例如，美国新监管规则，如多德-弗兰克金融部门改革的法案，很可能降低了美国监管机构管理危机的能力。
- 像全球政治机构，国际金融机构也很容易受到削弱。这种削弱是由于尽管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对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发生了变化，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并没有足够地改革。这加强了西方国家的力量，而不是代理新大国的利益，如中国和印度。国际货币基金（IMF）改革的失败作为例子。

- 由于 2008 - 2009 年的金融危机，政治威望和私营金融机构的共同知觉停留在低水平，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消极的看法。还有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普遍不信任。这是由于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日益增长不平等的动态。
- 进一步复杂化的事实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技术方面上是复杂的。公众可得到信息和业内人士可得到的信息不对称，有时作出政策决定人员的信息也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性可以由一个小圈子内部人非法和恶意地使用。也可以导致广大市民误解一些非常复杂金融系统的工具和流程。
- 还有与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有关问题的风险。研讨会的一些与会者进行了比较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和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西方更广泛的意思）和今天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今天需要积极合作，但西方国家显然不寻求建立一个可靠的合作机制和与正在发生变化的国家“在同等条件下”的对话。最危险的是中国可能得出的结果是西方对其充满敌意和投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在俄罗斯的情况。
- 在全球范围内也存在类似的失衡。例如，据信许多金融监管机构，特别是在美国创建的，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西方经济体，其不追求国际社会发展的良好目的。
- 与此同时，大部分规定不适用或不涉及有关非西方金融体系和机构的类似费用。发展经济市场国家的体系机构并不总是遵守同样的监管原则，像由西方主要金融机构同样进行观察。西方经济体的透明度比任何其他经济体。这就是为什么下一次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在西方出现，而最有可能发现在世界上最快发展的经济体就是在中国，其特点是最强大的经济体，其能够影响整个世界，另一个特点是完全缺乏透明度。
- 例如，目前的系统机构规定并不适用于某些非西方的金融机构，如俄罗斯“储蓄银行”和一些中国大型由国家控制的银行。这有所是因向这些银行发行了隐含的，间接的政府担保。然而，这样的金融机构可能会出现重要问题，其无支付能力在国家级能够使失败 - 潜在的 - 在国际级使失败。拉入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不能充分参与现有监督“金融瘟疫”的制度。
-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购物规则”（“regulation shopping”）。关键在于一些国家的政府从现有的监管体制中选择他们喜欢的，然后灌输到国内。这可以导致建立“修补漏洞”监管制度，在国家级或国际级并不有效。同时国际机构，如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对以规范财务管理和投资行业方面指导国际努力感兴趣。
- 新金融危机会发生毫无疑问。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其发生和传播的确切轮廓，可能会出现一些下列选项：
 - 资产市场的«泡沫»；
 - 非银行金融机构不遵守严格的规范，而且不太透明；
 - 国际政治的决定因素，如制裁（及其影响）；
 - 国内政策的重要因素，如腐败的影响或国内监管不力；

- 危机的感染，例如， - 希腊; 以及
- 其他重要的因素，如全球金融机构和市场的互联互通，或早期阶段时，政府未能应对危机。

能源和气候变化

- 世界能源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过去一年的石油和天然气低估价值，且是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较弱，并向许多关键能源供应商，特别是俄罗斯，创造困难经济条件。
- 目前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能源或能源发电的问题。然而，在世界上有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变得有现实意义的。制造所需的能量，以增加其体积趋势，最终通过降低对人的活动及环境的生态圈的负载的需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主要的挑战。
- 核能很可能是增加发电容量的唯一途径，而无需对环境额外过大的负载和无需有害物质排放，同时保持较低的成本水平，除了其他利好因素以外。
- 在控制气候变化的方面有成功地采取措施的例子。奥巴马总统在这方面提出的美国计划是非常雄心勃勃的，经过细心政治调配美国总统成功地实施其计划的关键条款，尽管华盛顿（DC）的政治僵局。其结果是，美国在令人惊讶的短周期内显著地减少了其传统的燃煤发电厂的数量。
-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无权被称为卡特尔，因为似乎并不能确定石油价格。这是在世界上的安全结构和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变化之一。然而，美国越来越多地支配价格，并继续影响能源的价格，这都影响全球。在另一方面，俄罗斯不再是巨大能源国家，因为自己生产和运输的成本很高。也许三十年以后，俄罗斯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 与会者讨论所谓“能源安全”的含义，以及这个词的属性：安全 - 对于普通人来说，或安全 - 对于国家机构。他们讨论了需要制定一个共同的词汇，为了明确每个国家理解“能源安全”的含义。同时商量是否四个国家值得实现能源安全，相互竞争而不是确保互惠互利的合作，并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 一些国家不能转移到更环保能源的种类，即使其政府希望同意“清洁能源”的学说。一些国家，例如，俄罗斯联邦在大多数情况下忽视气候变化的问题。其他，即使他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印度是一个例子。
- 讨论能源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时，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 and 公关的目的或出于政治原因的活动进行分开。赶着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气候变化的危险性的意识，有一个风险就是出于政治原因作出的决定将占上风的。这种决定往往不解决问题，是一种短期的“补丁”，措施是采取的，但是基本问题仍未解决。
- 在能源和气候变化的方面国际机构不够，不过在本方面有的迫切需构建基础设施。在未来几年内对气候变化政治响应的协调，很可能将变得越来越紧迫的任务。虽然

可以发现情境，治标的解决，有必要建立固定的，对策的，及时响应机制；而大国必须尽快创建。

其他主要担心和问题：网络安全

新技术为人提供发展的机遇，并且其乃是新威胁和挑战。尤其是，网络攻击在所有四个国家是不断增长的安全威胁，为大型组织是经济威胁。

- 一种特殊的网络攻击是金融机构的攻击。这些攻击可以用于为了银行系统盗窃，或金钱盗窃罪和个人资料的恶意，为了访问个人帐户。这些违反也可以导致金融系统或大型机构支付系统的故障。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攻击可以导致系统性后果。
-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IT）也可以被认为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虽然现代生活严重地依赖于 IT，后者也占据了私营部门的主导地位，因此，不同类型的人会冒滥。这方面的平衡和适当的监管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目标。
- 两国间的双边关系也能将网络安全变得复杂，其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传统安全的范围。例如，最近大规模黑客攻击，最近商量的黑客攻击导致美国府服务职工个人数据由窃取，被认为来自中国，所以对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 在国家一级点燃的网络战可以摧毁其他国家的重要的网络，甚至会瘫痪社会的活动。首位目标是金融机构，以及发电公司和发电厂。重要专有系统网络攻击保护往往是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尽管一些与会者认为网络攻击的威胁（无论网络战还是网络恐怖主义）可能是夸大的，其他参与者认为，金融基础的实际和强大的网络攻击会导致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

对于关键国家的观察

柏林讨论会上的讨论主要涉及工作项目，集中注意力于俄罗斯联邦，以及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的动态。以下是一些主要关于讨论国家关系的关键意见。

美利坚合众国

已经有当事人之间的一些争议，是否我们正在目睹美国世纪的结束，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问题是，什么要取代它，世界将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虽然致意见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世纪的夕阳，有意见美国的全球霸权到底会提高美国的整体观感，因为这个国家将不再被认为世界罪恶的来源，将不再作为好世界的来源。这也允许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实施个人和集体方案的成就，这会导致改革国际治理方面。

然而，还有总体思路就是美国操纵的“游戏规则”，并在较小的程度上，西方盟友也操纵“游戏规则”。例如，有意见就是美国片面地利用金融部门提供的优势，因此，导致不满意。一位与会者建议，在国际金融方面，美国应该放弃一部分权力，以减少其他国

家的不满程度。战略的解决办法是创造条件，美国利用其金融优势时，在金融方面对其他国家造成损害时，而反在更强的方面，其他国家也可以对美国造成妨碍。

美国国内政策已进入选举前的周期（总统选举），将政治议程的重点集中在 2016 年 11 月的选举。奥巴马总统避免第二个任期总统常见的错误，所谓的“跛脚鸭”（“跛脚鸭”），由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当接近总统选举过程时，政治决策很可能变得更复杂。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积极地讨论，美国如何看待又发展而自信的中国。讨论主要三个战略包括：

- (1) 中国经济增长的平衡会导致中国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机构的排斥，以及从国际协议参与者的排斥；
- (2) 继续目前的政策就是主要是反应政治决策过程；或
- (3) 适应中国，这意味着在各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以及势力范围上签订“大契约”。

俄罗斯联邦

许多参与者对俄罗斯当前政治和经济方向表示关注。

从政治角度来看，该国似乎已成为“没有继承人的绝对君主制”，援引一个参与者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竞争被破坏，尽管普京总统几乎有自由进行任何政治行动，或现有的限制是最小的。总统和助手控制无论国家的政治，还是经济制度。这种政治环境影响建设结构制度和法治。

与会者还注意到，尽管经常好战和民族主义论调，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联邦重要性实际上下降着，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经济停滞不前，实际上注定要下降，无论是在绝对值还是全球经济的百分比。由于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下降，其在能源市场的重要性减少，还由于成本高，俄罗斯内的勘探，生产和运输效率也低。

此外，俄罗斯联邦的“硬实力”（如军队）与其“软实力”不相适合。采取外交政策目标的方法通过未使用武器世界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时，该国的“软实力”失去效力。这种不匹配会导致国际关系中的问题，如果俄罗斯为了达到外交政策目标使用他们的武器，尽管世界其他地区越来越多使用“软实力”。

俄罗斯经济继续被定性为未改革寻租（rent-seeking）。与此同时，在国家明显宏观经济决策的恶化，作为当下的政治需要，而不是长期的和透明的战略方向一项规则。反危机计划是不一致的，大多是以不够资格的方式实施。

尽管存在的挑战，根据民意调查，俄罗斯大部分人民支持现任总统的政策和行动。民族主义程度太高，特别是关于所谓历史上获悉回归克里米亚半岛的问题。实际工资和居民收入的经济状况恶化等后果的持续下降在未来几个月有可能造成不良的民族情绪。

对俄罗斯联邦西方的制裁的作用，以及俄罗斯的反应（例如，禁止西方国家食品进口）在柏林讨论会讨论了，但对于其严重程度没有达成共识。然而，作出了判断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预测迅速地恶化。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俄罗斯宣传的作用。为了支持其世界上的政策和立场，俄罗斯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目前已被成为一种国内引导公众舆论的非常有效的工具。这种宣传既攻击又敌意，但目前尚不清楚，对国家的人口来说，这样的负面信息有多少时间能保持有效的。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过去 18 个月的变化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吸引了专题讨论会的关注。总体评价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而这是深切关注的原因。

国家机器的代表，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俄罗斯，将克里米亚链接到乌克兰情况，本情况已成为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重要的原因，随着双边合作的其他方面的恶化。此外，在议程上安排的具体困难和问题没有划分，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在这方面，一位与会者指出，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的对比。鉴于美国政府将继续与中国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尽管地区争端，由于乌克兰区域争端，美国政府停止了与俄罗斯联邦的全球性问题上的所有合作项目。

下面列出的是这一僵局的四种可能的长期后果：

- (1) 乌克兰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甚至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国家，因其领导和公民的有意的选择将被阻止，因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战略竞争；
- (2) 大体上，欧洲国家可能变得不太稳定；
- (3) 莫斯科会喜欢国际舞台上的“害虫”新角色，表现在预防和举措包围西方国家的政策。有人强调，俄罗斯最近从解决问题的手段变成直接一个或几个问题的来源；或
- (4) 使用核武器的全球威胁增加了，俄罗斯日益引用和间接威胁使用核武器。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中还提出了两个概念的意见，但是，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世界舞台上的事态：

“新冷战”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经常被描述为一个“新冷战”。然而，许多与会者认为因几个原因这样的描述不恰当的。首先，世界不再是双极性，以及不再是意识形态对抗或意识形态的争议。虽然俄罗斯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美国或欧盟的世界观不同的国家，其领导人的眼光日益转向自己的历史，并宣布俄罗斯民族认同，而不是世界的价值观。此外，西方国家没有统一的同位。例如，西方国家，也就是美国，德国和法国之间争论反对俄罗斯行动所需范围威胁。

“冷战”时代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引起一定怀旧情绪。但是，必须记住，其实“冷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其特点是多重危机，冲突和代理战争。十年“冷战”的理想化几乎没有当前事件的分析的良好因素，因为其可以恢复旧的思维，已不再适用于当今的世界秩序。

合作负面的教训?

为了说明全球合作可能在衰落的过程中，两个历史情况举例子。首先，加入“核俱乐部”的候选国和/或克里米亚危机中可以提取什么教训？如果乌克兰不放弃其核潜力，这就是苏联崩溃的结果，乌克兰仍然是核电能阻遏敌人的国家，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是否可能？

其次，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将其经济开放向世界，从而成为更集成化的国家。整个来说，这种趋势在 2000 年间发展了。不过，这也成为俄罗斯“强制外交”的弱点，就是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后果的制裁。因此，对俄罗斯领导人来说就减少与西方合作和一体化可行性。

参加者经常发现，中国是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恶化的最大受益的国家。十年前的情况相比俄中关系得到了改善，而俄罗斯已成为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在能源供应方面，其他国家除外。

中国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重要性被认为是一个“新常态”。根据许多指标，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两个或三个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种趋势很可能会继续，尽管有明显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压力。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方面是人民币将能够成为第三个储备货币的可能性。

为了增强其影响力，中国正在建设一支强大经济和政治的基础设施，其中包括领先竞争多边组织。下面是一些例子：

-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 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Bank);
- 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上合组织);
- 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势力范围;以及
- “新丝绸之路”的一系列举措和项目.

在亚洲地区中国的野心被认为伸展更远，并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投资者，从而给世界各地显示出了自己经济实力。

尽管如此，中国正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习主席反腐败的运动有影响，但有些人认为，瘫痪了全国各地遍布的决策，以及这些反腐败措施的可持续性并不完全清楚。尽管上述努力都取得了较大超过预期的效果，中国政府一直被批评，因

为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总统的潜在对手和其辩护士。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努力会破坏中国共产党既声誉和总统个人的威信。

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增长将继续放缓，尽管该国正在寻找各种方法来转变其经济对商品生产与更大的附加值和增加国内需求。下一个金融危机可能是从中国来得，其中经济活动的大部分和金融部门仍然不够透明，并经常在世界各地知之甚少。

由于该国是全球最大的投资者，根据估计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能够不利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市场。同时，由于向国际投资者自己市场不够开放，中国内危机点影响可能更限制，如美国经济放缓的影响相比。

从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方面观点来看，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主导因素。大城市的空气污染，让中国各级政治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越来越担心其经济快速增长所造成的环境破坏。随着石油价格的下降，补贴生产可再生能源项目，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如此看来，中国显然意识到需要转移到一个“绿色”的经济模式。中国也努力保证能源安全，通过国内投资和创新（利用海上天然气），而不是借用任何外部的解决方案。

印度

莫迪总理管理时，印度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又持续有快速的增长，俄罗斯和中国相比是更有利的例子。石油价格的减少给了政府一个机会减少燃料补贴。在各州也有较高的税收，从而导致更多投资于教育和医疗。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先进的改革，包括那些依赖于消除官僚化的经济。

与会者还指出印度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在经济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取得土地法律的改革停滞不前，这是经济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总理倡导的。同时指出了有必要建立“统一市场”，为了使公司能够工作在该国各州。此外，一名与会者指出了，每年需要创造 1300 万（一千三百万）工作场。如果不达到目的，在未来成为一个潜在不稳定的因素。问题部分可以决绝通过利用经营活动，并通过创建印度立法，本立法将在经营活动方面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在公共管理方面，一些与会者指出了莫迪总理是非常个性化和中央集权的政府。在电力方面，国内对政府施加压力增加了，以解决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

在国际舞台上，莫迪总理表现相当自信的。对国际经济界开放仍是莫迪总理的团队的特点之一。比如，他将印度作为投资于新技术的理想场所。莫迪总理还十分重视印度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多年的互不信任之后，这已经有利于友好关系。

虽然许多人希望看到的更积极的改革活动，整个来说，有一个积极的趋势，并比选举莫迪之前，印度感到了巨大的经济机遇。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

目前世界看待两个邻国稀有的，同时的增长，人口大的国家，经济增长最高的国家就是中国和印度。

一些参与者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不够有效，但是其有巨大的潜力。这种低效率有关这些国家彼此持续政治不信任。这些大国之间仍有一些负面未决的问题，包括正在的边界争端，以提高直接沟通与合作有极少数的机会，（例如，只有少数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航班）。

然而，在最高级别的接触方面可以看到积极动态，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高水平的互补性，以及为关系突破的潜力。

机会

研讨会的参与者确定了一些积极变化和乐观的理由的机会。

- (1) 西方国家除外的“不断增长的选择”，为发展中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提供各种发展的来源。中国的崛起作为全球提供投资和融资可行的选择，整个来说，可视为一个积极的创新。
- (2) 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和极端/好战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对（即准国家的组织又恐怖网络），除了其他问题以外，由于有关威胁的重要性可以成为大国之间互动的舞台。将这些危急问题在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方面解决的潜力存在。
- (3) 国家间合作的质量恶化，在个人的层面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在未来几年气候变化基层活动和私营的倡议多敢是重要的。
- (4) 尽管一些国家国际上引起更多问题，其他国家都能提供新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重新结合我们的世界。例如，伊朗在长期可能以解决该区域的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一成为个重要因素。
- (5) 累计科学证据，以及气候变化监测导致世界各地讨论气候变化的动员。巴黎气候变化专门讨论联合国的会议，定于 2015 年 12 月，将是气候变化造成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际反应的一个重要指标。
- (6) 为了建立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美国和西方国家必须继续改革国际机构和积极地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规则制定过程。这是必要的，以便应对当前和最紧迫的挑战，例如核扩散，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以及金融监管。

结论

不仅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我们应该怎么想的”主管人员的呼叫开幕了柏林研讨会。普遍接受的观点，包括有关俄罗斯的新冷战判断，研讨会时，经常被批评，以提高四个主要大国之间的对话和理解。

在日趋紧张的时代与会者敦促不仅限于负面的问题，而且讨论有什么顺利，为什么，哪里成功可以被复制。国家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利用其可以建立一个伙伴关系，即使健康的竞争？

有必要加强现有的机构，并建立新机构，以及需要在关键问题上制定新定义，以四个国家之间更好的理解。这尤其适用于气候变化，今天是最显著全球性挑战之一。资金和能源部门将促进对问题和置换社会的适应，这很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

目前，纽约卡内基公司/金融服务志愿团（FSVC）重点项目国家之间的摩擦加剧就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意味着国家在政治利益和进程方面继续委远。美国为一方面和俄罗斯和中国为另一方面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消极。

尽管如此，仍有机会和必要的接触，以进一步的合作。关注潜在的方面，而不是目前最紧迫的国际问题的强制性合作，如核安全，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的管理，以及改进和协调金融监管的关系，可能会表现阳性结果。